

孽海花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曾朴(1872—1935)近代小说家。字孟朴。江苏常熟人。1904年,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与人合编《女子世界》。同时接过金松岑已写6回的《孽海花》,重新构思,续写。1927年创办《真美善》杂志,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著有长篇小说《孽海花》、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第一部《恣》、诗集《未理集》、文集《推十合一室文集》等。《孽海花》为其代表作。译作有雨果的《九十三年》、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

《孽海花》共30回,其中前6回为金天翮作。作品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连了一大批名士,通过他们的一些琐闻轶事,描写了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败止的30年间“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的变动”。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封建士大夫的昏庸堕落,表达出进西学、兴洋务、谋富强的政治主张。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表示同情,对官僚名士的腐朽生活进行辛辣讽刺。该书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反映生活面广,描写人物也相当出色,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目 录

孽海花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2)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6)
第三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15)
第四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25)
第五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33)
第六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47)
第七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59)
第八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68)
第九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79)

第十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	(88)
第十一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95)
第十二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105)
第十三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116)
第十四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127)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138)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148)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	(160)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172)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觴名士寿	(183)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辇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那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像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太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

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稀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一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鸡,安垵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

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像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像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那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螓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了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那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地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奄有万方,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因势利导,果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列圣相承,绳绳继继,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望日瞻云。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就是金田起义扰乱一回,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勋,拼着数十年汗血,斫着十几万头颅,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乱敕平,普天同庆,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谕令各省府县,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增广了几个生员;受战乱影响,及大兵所过的地方,酌免了几成钱粮。苏、松、常、镇、太几州,因为赋税最重,恩准减漕,所以苏州的人民尤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本来一般读书人,虽在离乱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况当歌舞河山、拜扬神圣的时候呢!果然,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簪被出都,过了芦沟桥,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那中试的进士,却是欣欣向荣,拜老师,会同年,团拜请酒,应酬得发昏。又过了殿试,到了三月过后,胪唱出来,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状元是谁呢?却是姓金名诩,是江苏吴县人。我想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

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骚呢?话且不表。

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是一城的中心点,有个雅聚园茶坊。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者,姓潘名曾奇,号胜芝,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是个墨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姓陆名叫仁祥,号如,殿卷白折极有工夫。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馆选,如还是孝廉。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潘胜芝开口道:“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好不显焕!”钱唐卿接口道:“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而且据小侄看来,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胜芝愕然道:“倒要请教。”唐卿道:“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舲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个探花,从此以后,状元鼎甲,《广陵散》绝响于苏州。如今这位圣天子中

兴有道，国运是要万万年，所以这一科的状元，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说的话真关着阴阳消息，参伍天地。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元史》，怎么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名目，我懂也不懂。听他说得联联翩翩，好像洋鬼子话一般。”胜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说，这不是洋鬼子话，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你不听得，当今亲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吗？”

胜芝正欲说去，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眉长目秀的书生。如也就半抽身，佝着腰，招呼那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肇廷就笑咪咪地低声接说道：“我们是途遇的，晓得你们都在这里，所以一直找来。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饯行，你知道吗？”如点点头道：“还早哩。”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了。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不知讲些什么，忽听“饯行”两字，就回过头来对如道：“你要上那里去，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如道：“不过上海罢了。前日得信，雯青兄请假省亲，已回上海，寓名利栈，约兄弟去游玩几天。从前兄弟进京会试，虽经过几次，闻得近来一发繁华。即如苏州开去大章，大雅之昆曲戏园，生意不恶；而丹桂茶园、金桂轩之京戏亦好。京菜有同兴、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楼、复新园。若英法大餐，则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尚不曾请教过。”珏斋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璠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

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闾墨》,真印得纸墨鲜明,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印工好,纸张好,款式好,便是书里面差一点,看着总觉豁目爽心。”

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不觉也忍不住,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连茶盘托起往口边送,一面说道:“上海繁华总汇,听说宝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而开埔以来,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词》吊他道:‘结伴来游宝善街,香尘轻软印弓鞋。旧时相国坟何在?半属民廛半馆娃。’岂不可叹呢!”肇廷道:“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走的旱道呢,还是坐火轮船呢?”如道:“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胜芝道:“说起轮船,前天见张新闻纸,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那轮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国地名人名,如汉阳、重庆、南京、上海、基隆、台湾等名目;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听了愕然,既而大笑。

言次,太阳冉冉西沉,暮色苍然了。胜芝立起身来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罢,拱手别去。肇廷道:“如,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是时候了。”如道:“可惜唐卿、珏斋从来没开过戒,不然岂不更热闹吗?”肇廷道:“他们是道学先生,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该当何罪!”原来这珏斋姓何,名太真,素来欢喜讲程、朱之学,与唐卿至亲,意气也很相投,都不会寻花问柳,所以肇廷如此说着。当下唐卿、珏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馆,向着如道:“见了雯青同年,催他早点回来,我们都等着哩。”说罢,扬长而去。

肇廷、如两人步行望观西直走，由关帝庙前过黄鹂坊桥。忽然后面来了一肩轿子，两人站在一面让他过去。谁知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丽人，一见肇廷、如，就打着苏白招呼道：“顾老爷，陆老爷，从啥地方来？谢老爷早已到倪搭，请襪笃就去吧！”说话间，轿子如飞去了。两人都认得就是梁聘珠，因就弯弯曲曲，出专诸巷，穿阊门大街，走下塘，直访梁聘珠书寓。果然，山芝已在，看见顾、陆两人，连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发了慈悲心，今天来救大善女的急了。”说时，恰聘珠上来敬瓜子，如就低声凑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瞎三话四，倪弗懂个。”你道肇廷为什么叫山芝大善士？原来山芝名介福，家道尚好，喜行善举，苏州城里有谢善士之名。当时大家大笑。如回过头来，见尚有一客坐在那里，体雄伟而不高，面团檐而发亮，十分和气，一片志诚，年纪约二十许。看见顾、陆两人，连忙满脸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见了，正欲坐定，相帮的喊道：“贝大人来了！”如抬头一看，原来是认得的常州贝效亭名佑曾的，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议和里头得法，如今却不知为什么弃了官回来了，却寓居在苏州。于是大家见了，就摆起台面来。

聘珠请各人叫局。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诸桂卿，木生叫了姚韵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谁？”效亭道：“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叫什么爱林，就叫了她吧。”山芝就写了。

如道：“说起褚爱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围，说她房内备着多少箏、琵琶、箫、笛，夹着多少碑、帖、书、画，上有名人珍藏的印；还有一样奇怪东西，说是一个玉印，好像是汉朝一个妃

子传下来的。看来不是旧家落薄,便是个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那是龚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里,还有四首诗记载此事。”木生道:“先两天,定公的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效亭道:“快别提这人!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山芝道:“他为什么好端端得要投降呢?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向导。”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气古怪,议论更荒唐。他说这个天下,与其给本朝,宁可赠给西洋人。你想这是什么话!”肇廷道:“这也是定公立论太奇,所谓其父报仇,其子杀人。古人的话到底不差的。”木生道:“这种人不除,终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么!庚申之变,亏得有贤王留守,主张大局。那时兄弟也奔走其间,朝夕与英国威妥玛磋磨,总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酋答应了赔款通商,立时退兵。否则,你想京都已失守了,外省又有太平军,糟得不成样子,真正不堪设想!所以那时兄弟就算受点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来还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说来,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效亭道:“岂敢!岂敢!”木生道:“据兄弟看来,现在的天下虽然太平,还靠不住。外国势力日大一日,机器日多一日,轮船铁路、电线枪炮,我国一样都没有办,那里能够对付他?”正说间,诸妓陆续而来。五人开怀畅饮,但觉笙清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备述。众人看着褚爱林面目,煞是风韵,举止亦甚大方,年纪二十余岁。问她来历,只是笑而不答,但晓得她同居姊妹尚有一个姓汪的,皆从杭州来苏。遂相约席散,至其寓所。不一会,各妓散去,钟敲十二下,山芝、效亭、肇廷等自去访褚爱林。如以将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唤轿班点灯伺候,别着众人回家。话且不提。

却说金殿撰请假省亲,趁着飞似海马的轮船到上海,住名利栈内,少不得拜会上海道、县及各处显官,自然有一番应酬,请酒看戏,更有一班同乡都来探望。一日,家丁投进帖子,说冯大人来答拜。雯青看着是“冯桂芬”三字,即忙立起身,说“有请”。家丁扬着帖子走至门口,站在一旁将门帘擎起。但见进来一个老者,约六十余岁光景,白须垂颌,两目奕奕有神,背脊微偻。见着雯青,即呵呵作笑声。雯青赶着抢上一步,叫声“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见礼毕,就坐,茶房送上茶来。两人先说些京中风景。景亭道:“雯青,我恭喜你飞黄腾达。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翻百二十国之宝书,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我却晓得去年三月,京里开了同文馆,考取聪俊子弟,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论起‘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道理,这是正当办法,而廷臣交章谏阻。倭良峰为一代理学名臣,而亦上一疏。有个京官抄寄我看,我实在不以为然。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举人呢。”雯青点头。景亭又道:“你现在清华高贵,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国,通达时务,岂不更上一层楼呢!我现在认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学贯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个令郎,字忠华,年纪与你不相上下,并不考究应试学问,天天是讲着西学哩。”雯青方欲有言,家丁复进来道:“苏州有位姓陆的来会。”景亭问是何人,雯青道:“大约是 如。”果然走进来一位少年,甚是英发,见二人,即忙见礼。坐定,茶房端上茶来。彼此说了些契阔的话,无非几时动身、几时到埠;晓得 如住在长发栈内。景亭道:“二位

在此甚好。闻得英领事署后园有赛花会,照例每年四月举行,西洋各国琪花瑶草摆列不少,很可看看,我后日来请同去吧。”端了茶,喝着二口,起身告辞。

二人送景亭出房,进来重叙寒暄。谈及游玩,雯青道:“静安寺、徐家汇花园已经游过,并不见佳,不如游公家花园。你可在用膳,膳后叫部马车同去。”如应允。雯青遂吩咐开膳,一面关照账房,代叫皮篷马车一部。二人用膳已毕,洗脸漱口。茶房回说,马车已在门口伺候。雯青在身边取出钥匙,开了箱子,换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团扇,让如先出;锁了房门,嘱咐了家丁及茶房几句,将钥匙交代账房,出门上了马车。

那马夫抖勒缰绳,但见那匹阿拉伯黄色骏马四蹄翻盏,如飞的望黄浦滩而去。沿着黄浦滩北直行,真个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但见黄浦内波平如镜,帆樯林立。猛然抬头,见着戈登铜像,矗立江表;再行过去,迎面一个石塔,晓得是纪念碑。二人正谈论,那车忽然停住。二人下车,入园门,果然亭台清旷,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看着出入的短衣硬领、细腰长裙、团扇轻衫、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年纪四十余岁,两眼如玛瑙一般,颌上微须亦作黄色,也坐在亭子内。两人咕哝呱谝,说着外国话。雯青、如茫然不知所谓。俄见夕阳西颓,林木掩映,二人徐步出门,招呼马车,仍沿黄浦滩进大马路,向四马路兜个圈子,但见两旁房屋尚在建造。正欲走麦家圈,过宝善街,忽见雯青的家丁拿着一张请客票头,招呼道:“薛大人请老爷即在一品香第八号大餐。”雯青晓得是无锡薛淑云请客,遂也点头。如自欲回栈,在棋盘街下车。